

皇清經解

金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九

學海堂

質疑

仁和杭編修

世駿著

諸經問目答馮成章李光烈鄔汝龍李若珠陳銓李夔
班楊綸陳介特周乾矩陳璉程玉章羅鼎臣

馮成章問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夫古之仕者一命受爵再
命受服三命受車馬一命之榮亦足顯親况車馬不受得毋虛
君之賜乎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則車馬亦不
容盡卻矣或曰車馬尊貴之物子不敢受之以竝於其親然則
爵貴之尤者也父爲士子爲大夫亦何嫌於竝乎舜禹受人天
下而况車馬乎答曰孔疏云命是榮美光顯祖父故受車馬是
安身身安不關先祖故不受且父子爵有尊卑是量能授官辭

之不得車馬是外面炫赫之物故可以辭不敢以富貴加於先人也車馬其家仍有但君賜之則不受耳臨歸父姑受車馬是李光烈問負劍辟咄詔之則掩目而對已承舉示云皆指孩提之童說夫曰孩提僅可孩笑提抱者抱在長者心曾闕卽甚知愛知敬未必就知禮恐長者詔之之時而所謂掩目云云者亦大非不學良能也是用再瀆

答曰因上有提攜句故以孩提之童答之不必過泥

鄔汝龍問歛髮母髫疏曰髮也髮爲何物

答曰髮垂者爲髮以纚緇其髮不使垂而不整

李若珠問就履跪而舉之二節兩時事一時事與

答曰此言著屨之法不必泥定一時兩時上節言取屨下節言

納屨亦可上節言暫退下節言辭去亦可

若珠問姑姊妹女子何以重言子下何以專言兄弟而不及
姑姪又下節父子不同席姜兆錫欲通上節爲一節其說何如
答曰專言女子則姑姊妹亦女子也言女子子則有父可知此
記者之法鄭康成儀禮喪服傳注云重言女子子是別於男子
故云女子子孔疏云不云姪及父唯云兄弟者姪父尊卑禮殊
不嫌也姜欲通父子不同席於上節正以上有兄弟弗與同席
而坐牽合之是吳草廬纂言之論無深意也○姜兆錫字上均
曾修三禮其禮記說頗精所著九經三禮較餘經更有本
汝龍問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妾雖賤亦有父母何以不知其
姓

答曰古人有姓有氏姓者本之於祖如魯爲姬晉衛亦姬姓魯之叔孫季孫則以王父字爲氏魯嫁女二國同姓皆媵之此知其姓者也其人或微已久離其祖遠或大夫士之支子分氏則其遠祖之姓或與己同出一祖亦未可定故卜之吉則取之○古諸侯之後分氏甚多豈能絜知其姓

成章問古者設昏娶原爲先祖父慶嗣續之長宜用樂觀文王得后妃而宮人以琴瑟鐘鼓樂之者朱子訓釋謂當親愛而娛樂之也而呂氏釋禮記賀娶妻者謂著代以爲先祖後人子所不得已故不用樂且不賀果爾則祭祀時怵惕悽愴亦大不得已矣何以獨用樂後世遇喪用樂名曰鬯喪滅理傷化固不足道而昏禮非喪比也亦不用樂得毋非人情乎敢質

答曰君子無故不去琴瑟關雎所言是平日不是言成昏之時
祭義樂以迎來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樂非凶不樂幽陰之義也
陳銓問曲禮男女異長是男以男之長幼爲稱女以女之長幼
爲稱否與

答曰猶易言長男中男少男長女中女少女

若珠問蔥涿何物席際曰末亦分左右否酒漿處右註云若兼
設則左酒右漿此左右卽上文左右乎抑就羹而分左右也

答曰蔥是生蔥涿是蒸蔥鄭康成云處酒漿之右酒漿曲禮云
處右鄭以爲處羹之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此大夫士與賓客
燕食之禮若公食大夫禮酒漿兼有自分左右與曲禮不同

汝龍問以脯修置者左胸右末脯修置外抑置內又胸爲中屈

此何物

答曰屈中曰胸屈其脯胸胸然也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右右手取祭擘之便也脯修皆在左邊左則外也

若珠問三飯憇氣何謂三飯何謂辯殺蔽前食何饌

答曰儀禮賈疏有一飯三飯五飯七飯至十三飯而止忘其所出疑大夫饋食之禮須查。公食大夫禮有韭菹昌本鹿藿麋鷄羊俎豕俎牛俎膚俎羊炙豕炙牛炙等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皆是正饌而羊豕牛豕豕爲加豆故三飯前未敢食也。特牲少牢禮初食殺次食脊次食骼後食肩是辯於殺

若珠問主人親饋則拜而食方氏曰稱施也若敵客又當何如

答曰侍食於長者不敢當客故但拜而食若是敵客則當執食興辭不止於拜而已

若珠問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若敵客則當何如蒙諭侍食於長者不敢當客故拜而食若敵客則執食興辭不止於拜而已果爾則所云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又何禮也

答曰此在禮亦無明文以意度之古人不嫌過自卑損所以答主人之敬

若珠問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何義

答曰此二句申明上句餽餘不祭之義熊安生謂年老致仕傳家事於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或父得餽其子餘○宗婦與族

人婦燕飲有餘夫得食之凡餽餘亦當祭先而有不祭者惟此
二條爲然故鄭康成云餽而不祭惟此類也集說二解前說淺
後說迂

若珠問側席專席集說俱分兩解當以何者爲是

答曰有憂如左傳孫子獲罪於君甯俞職納橐籥皆是集說作
謂親疾非是親疾則日侍湯藥無暇布席矣側席偏設之席示
閉門思愆之意有喪者寢苦枕塊坐席不設重數不待言亦萬
無人共坐之理人亦萬不肯坐有喪者之席呂氏之說不通
若珠問獻粟者執右契畱其左契何用又尊卑垂幌陳氏謂客
主相等於文勢毋亦未順者與

答曰孔疏粟梁稻之屬先以右契獻俟其來取則以左契合之

符則與之以梁稻未可卽與故以右契先也尊謂大夫卑謂士
皆爲大夫則尊與尊等皆爲士則卑與卑等故陳氏謂客主尊
卑相等此承孔疏之說而不細析其故故讀者致疑於文勢不
順○通部禮記鄭氏皆以尊爲大夫卑爲士

汝龍問君子抱孫不抱子因其昭穆之同但父主恩故子有三
年之懷抱於其父母所云不抱子者毋亦以其義掩恩耶抑別
有解耶

答曰子孫行竝皆幼弱則必抱孫爲尸不得抱子爲尸曾子問
曰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明此是臨祭時或幼則使人抱
之非謂常時不抱子也

汝龍問孫旣可以爲王父尸則爲君尸者卽其君之孫爲之耶

皇清經解卷之五
如其孫爲之則何待於知何待於下况遇之於道非復祭祀之時又何下之以致其敬耶抑大夫士之賢者爲之耶

答曰旣醉注云尸天子以卿鄭對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大夫士亦用同姓嫡者曾子問無孫取以同姓可也○尸必筮吉則取之散齊七日之中尸有定名下之所以崇祭祀○石渠論云周公祭天太公爲尸左氏說云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丹朱爲尸不必定用已孫

成章問古者孝子之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蓋言精誠所致儼如其形聲之相接也然祖考旣沒但可接以心而不能接以目能遇以神而必不能遇以形也追遠雖云情切音容不可假借設裳立主斯亦可矣子孫爲尸不幾涉於假借乎且夫宗

廟之中原以祖臨乎孫而尸則孫臨乎其祖矣又何倒置也孔子之沒也諸弟子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而曾子不可夫似且不可况尸未似乎平時且不可况祭祀乎然則事祖者第當積誠以相感耳焉用設尸以誣之也敢質
答曰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廟之屬皆有尸諸侯祭社稷竟內山川大夫有采地祭五祀皆有尸外神之屬不問同姓異姓但卜吉則可爲尸新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口所以必立尸者若空所依傍一則不足以樹儀型二則不足以展誠敬三則人君全於爲君失所以敬慎事神之道故祭統謂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云云所以明尊卑之等故程子以爲其道最古至皇

侃言用已孫爲尸恐非則是以孫之倫爲尸也

光烈又問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誠執人子之禮而不忍遽廢也然而人子未居喪以前所升降何處

答曰天子祭祀升阼階稱主人下至士大夫祭祀亦升阼階人子親在不敢升主人之階三年無改故居喪不廢西階客所升之階父在則父升阼階人子無與人行禮之事故升西階而不升阼階○儀禮士虞禮云卒哭以後稱哀子祔祭稱孝子疏云祔祭如饋食之禮旣同於吉則孝子得升阼階也○昏義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明以代父則阼階爲父所升降之階

成章問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則亦無老壯一也蓋父母之恩昊天罔極故當其終也人子必搶地呼天五內分崩水漿不入

於口願以身代謂不有其身也記曰七十飲酒食肉處於內謂血氣衰頹庶籍此以養生耳然酒肉可以養生飢粥獨不可以養生乎縱曰年老不堪淡泊獨不思家貧食力疏水終身亦固有之曷嘗因此而殞其身乎胡獨於親喪時不堪也
答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恐其滅性故七十許其飲酒食肉自始死以至卒哭爲時甚長恐非老人所能支故寬其禁非謂終日飲酒食肉也

光烈問前朱鳥節朱鳥元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陳註云以爲旗章其旒數皆倣之龍旗九朱鳥七白虎六龜蛇四則是旒如其星數也而姜氏又云此二十八宿也四方各七看來數若不同不知是一是二

答曰陳氏本梁崔靈恩三禮義宗之說○據史記天官書東宮

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

即白虎

北宮元武其星多寡不同與崔

氏之說亦不合月令四時亦不專主二十八宿分屬四方本於
丹元子步天歌丹元子隋人不可據以證曲禮且一宿不止一
星姜氏說不可從

光烈問各司其局陳氏集說明是局字而姜氏改作屬字臨祭
不惰集說是祭字而姜氏改作喪字當何從

答曰爾雅局部分也鄭注用之以列於各司其局下陳琳檄云
匪遑離局李善注亦引禮記則局字不當改臨祭不惰鄭注云
爲無神也臨喪則尙哀下惰字不得此皆古本如此不知姜氏
何所據而改之

銓問卒哭乃諱

答曰古人生不諱死乃諱之衛侯名惡而其臣有齊惡是也
光烈問以卑承尊生則不敢名死則爲之諱禮也夫不敢名與
爲之諱亦何分而經曰卒哭乃諱著一乃字陳註謂凡卒哭之
前猶用事生之禮則所謂事生出何禮

答曰生不敢名固也死亦不敢名爲之諱也○鄭注云生者不
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齊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旣卒哭則
事生之禮終矣臣卽不敢與先君同名孔疏云古人生不諱故
卒哭前猶以生事之則未諱至卒哭後服已變神靈遷廟乃神
事之敬鬼神之名故諱之

光烈問父母親王父母亦親乃經言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